



《明代名賢尺牘集》所見藝術史料

吳國豪 ◎ 華梵大學美術文創系助理教授



明代名賢尺牘集

石守謙，楊儒賓主編

何創時書法藝術文教基金會

201306/3 冊

39 公分 / 精裝

ISBN 9789868873926/943

前言

對我國古代文人而言，有兩種文體最為普及，一是詩，另一為尺牘。詩是表達情意不可或缺的體裁；尺牘是報信傳達的基本工具。從書法史角度來看，自晉唐以降至元明清，尺牘一直是重要的展現形式，晉唐傳世書跡大都以「帖」為名，例如《快雪時晴帖》、《伯遠帖》、《平復帖》，此「帖」的形式即為尺牘。

尺牘大都以行草書寫，兼顧美觀與實用特性。尺牘但求達意，不以傳世為目的，書寫心態不似寫碑版、掛軸、扇面等正式作品一般拘謹慎重。形式不做刻意安排，寫來隨性適意，方寸之間蘊含了獨特的個性魅力，是最具實用性，最能表現己意的書法形式。

明代在藝術史上，是一段風格創新多

變的時期。特別是在明中期至清初，吳門、松江、徽州、金陵、北京等地的書壇畫域，呈現百花齊放的局面，而名家輩出的空前盛況，可說是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。而明代尺牘文體，與明代文人的審美觀頗為契合，加以明代文人善書者眾，或蒼勁老辣，或飄逸俊麗，或瘦硬險勁，展讀之間，諸美畢集。換句話說，明代文人的生活情趣，在尺牘中得到充分的展現。

何創時書法基金會出版的《明代名賢尺牘集》，由中央研究院院士石守謙、清華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楊儒賓主編，蒐羅明館主人所藏明賢 212 人，252 通尺牘，牽涉的明代人物近八百人，小傳與解題共計二十餘萬字，並以原寸編列「印鑑款識」，以俾鑑藏之參考。不同此前以人物生年為序的諸版尺牘集，本集以人物的身分屬性，計分為學者、名臣、東林、復社、文人、書畫家、方外等七大類，以利讀者閱讀查考。這批尺牘文獻的原件，分別於 2010 與 2013 年，兩度受邀於臺北國家圖書館展出，共饗嘉惠士林學界。

明代尺牘的書寫者身分眾多，所談事情亦繁複多方，以下僅就《明代名賢尺牘集》中所見，略舉數例作介紹。

一、書事

1. 傅山（1607-1684）寫給學生段叔玉的兩封信，內容關於《太原段帖》的鐫刻。

「儘此字排之石上，不必輒滿，寧橫勿順，在叔玉兄編排。山拜。」

「勞斤運醜字，當重邀武騎之榮，面謝不盡。賤名寫來三行，大小唯擇過之，未借重芳名，禮也。叔玉文兄。

弟山頓首。」

此二通信出於《太原段帖》，其字口清晰，幾無漫漶之石花，對照現今拓本，知為初期所拓。是帖乃傅山學生段叔玉匯集傅山晚年書蹟所刻的一部帖。帖中大部份書跡完成於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至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，為傅山親自選定以為傳世的書蹟，可與王鐸〈擬山園帖〉並列。《太原段帖》共計四卷二十八塊石刻，摹刻始於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春，兩年後告成。學者白謙慎在《傅山的世界》提到，「刻此帖時，傅山尚健在。《太原段帖》中收有傅山致段綽的兩通信札，證明傅山曾與段綽討論過這部帖的刻拓。傅山當然知道，這可能是他有生之年所能見到的他的最後一部書作刻帖。」白謙慎提到的這兩通信札，正是本書所收入的兩件。

傅山此二信札寫給「叔玉文兄」，為段綽，山西太原人，字叔玉，康熙十三年（1674）拜入傅山門下。其人博通經史，潛心古學。工楷法，尤精鐫刻。傅山凡有佳札，必令叔玉為其鐫刻，今人稱之為〈太原段

帖〉。傅山說，勞煩叔玉兄為其刻字於石上，刻時還需揀選大小，文末依照禮制，請叔玉勒名。另一段文字又說，請以此字排列於石上，不必放滿，用橫式，勿用直式。

2. 東林黨人焦源溥（1581-1643）寫給同鄉溫自知的信上提到「書法」與「畫禪」之事。

「手錄數段書法，頓覺有可入之門。畫之禪，猶然癡人前說夢耳。蔡元履真奇人也。康書一冊壁上。與亨即翁。弟源溥頓首。」

「蔡元履」即蔡復一（1577-1625），福建金門人，字敬夫，號元履，萬曆二十三年（1595）進士，官至兵部尚書。蔡復一文武兼備，有「撫劍鎮太平，舉筆安天下」之才。今金門太武山西麓山腳下仍存其故居「蔡厝」及蔡氏家廟，當地並流傳著許多蔡復一的傳說。

焦氏善書，此信提到「手錄數段書法」，可一窺其日常生活中的書法活動。然書跡傳世甚少，北京故宮所藏米芾〈復官帖〉後有焦氏一跋。

二、請索買賣

1. 畫家徐枋（1622-1694）寫給董說的信，內容關於掃墓與鬻畫之事。

「二月初相聞，轉瞬又復踰月，無日不相念。屈指計日，寒食將近，晤對可期，聊以慰我，追思茲者，擇期清明後三日為月之望，祭掃先文靖公之墓。老門生于四十年後，跬步不忘其



師宿訂，偕往展省，此誠古人所無，史冊未見者。此便是老兄百年後不磨之事矣。故特僱力冒雨奉聞其期，幸必于十四日早過，至切、至切。立伺、立伺。奉到拙畫芝蘭一幅，向時必售五星，今則不能，然極廉亦售三星，聊供吾兄往返買舟之資。久欲奉到，因蒼頭日不暇給，以致遲遲。倘數日未必即售，亦必先措買舟，而徐售以償可也。外，山水一幅，本意欲售以供祭掃，今恐期迫不能，亦留尊處為我徐圖之。至祝、至祝。至懇、至懇。近來賤體時時小劇，頗多不適。渴望吾兄一來，便為我卻盡病魔矣。至切、至切。至禱、至禱。兒子課詩，歲首別過即脫稿。因待箋扇，是以遲遲。亦因蒼頭奔走不暇也。惟老伯嚴切督誨，以引之入勝。感切、感切。種種面既，不宣。三月初六日巳刻，弟枋頓首、頓首。潛老老世盟兄手足。」

此信寫給「潛老」，即董說（1620-1686），湖州烏程人，字雨若，又字月函。少年時隨黃道周受三易之學，後從繼起大師（釋弘儲）受佛戒，號南潛。徐枋與董說交情深厚，在徐枋詩文中亦可得見。董說詩文集中亦有數首關於徐汧之墓的題詩。如〈老和尚有勿齋徐公墓下之作命潛和韻〉詩云：「磊落陽山骨，高寒一墓專。松門方外禮，儀注野人傳。往哲留家法，吳中首此賢。幅

巾同學後，豎義轉澄鮮。」董說評價徐汧為吳中首賢，並稱其留下家法，供其子徐枋及眾人奉行。

徐枋將在清明後三日和董說一同去祭掃其父徐汧之墓。徐汧於順治二年（1645）殉國，徐枋每年皆不忘為其父祭祀，許多志同道合之友亦陪同前往。徐枋稱讚董說而不忘耆宿，真是古人所無、史冊未見之事。因為感念董說情誼，徐枋奉上所繪芝蘭一幅，且自言在價格上應有一定的保證，可供董說往返車馬之資。徐枋還附上另一幅山水，希望以賣畫之金辦置祭掃所需，並央請董說代為販售。徐枋生活費之來源，以及當時鬻畫維生的情狀，於此信札中可見一斑。

2. 蘇州書畫家陳元素寫給楊大滌的信，內容關於索求齋額一事。

「舟遊大樂，感不盡。倩若兄新齋額，弟思之未有，願兄命之，弟即寫去，極妙。……小弟元素頓首。子澄仁兄大人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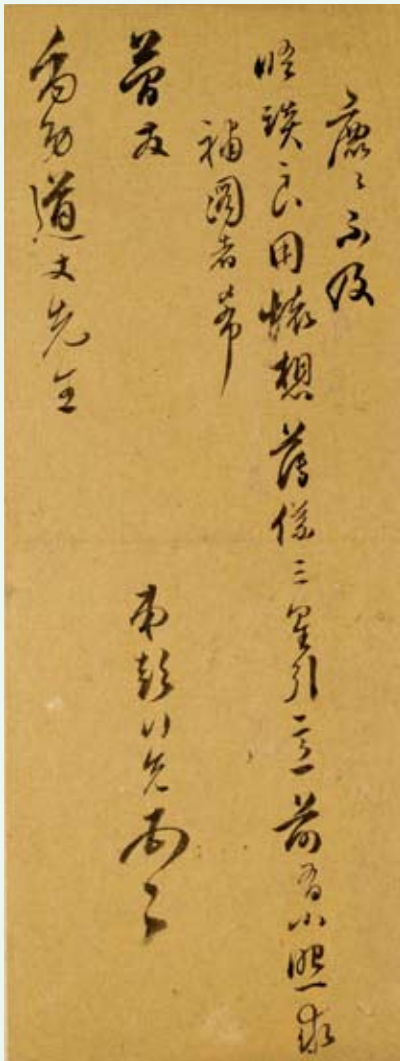
「子澄」，即楊大滌，江蘇蘇州人，字子澄，為復社中堅楊廷樞之父，蘇州著名文士。陳元素為先前和楊大滌一同乘舟出遊致謝。當時「倩若」兄向陳元素求齋額，但元素一時想不到齋名，希望楊大滌能為之命名，隨即動筆寫去。

3. 蘇州文人彭行先（1598-1689）寫給顧殷（1612-?）的信，內容關於「求補圖」。

「鹿鹿不及晤談，良用懷想。薄儀三星引意。前有小照求補圖者，希簡

發。禹功道丈先生。弟彭行先頓首。」

「禹功道丈」，為顧殷，江蘇蘇州人，字禹功，善畫山水，知古人用筆之妙，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與萬壽祺合作《誌交圖》冊。內文提到「薄儀三星引意，前有小照求補圖者」，「星」即是錢。彭行先有一幅肖像，想請顧殷補上山水，隨信附上酬金。



· 彭行先尺牘（圖片提供／何創時書法藝術文教基金會）。

4. 大收藏家項元汴的兒子項德新（1571-1623）寫給友人的信，談到一樁書畫買賣糾紛。

「聞□齋歸，病臥謝客，故知己處俱未及過候，為歉也。承教向年一畫，其值二十金，乃子兩當面割絕，並無它言者。茲蒙教，胡為乎來哉。若翁意不遂，此畫雖裱，弟亦未敢留意。幸將前物擲下，即連裱送歸也，何如、何如。辱大惠，領柑，餘珍借璧。不一。弟新又頓首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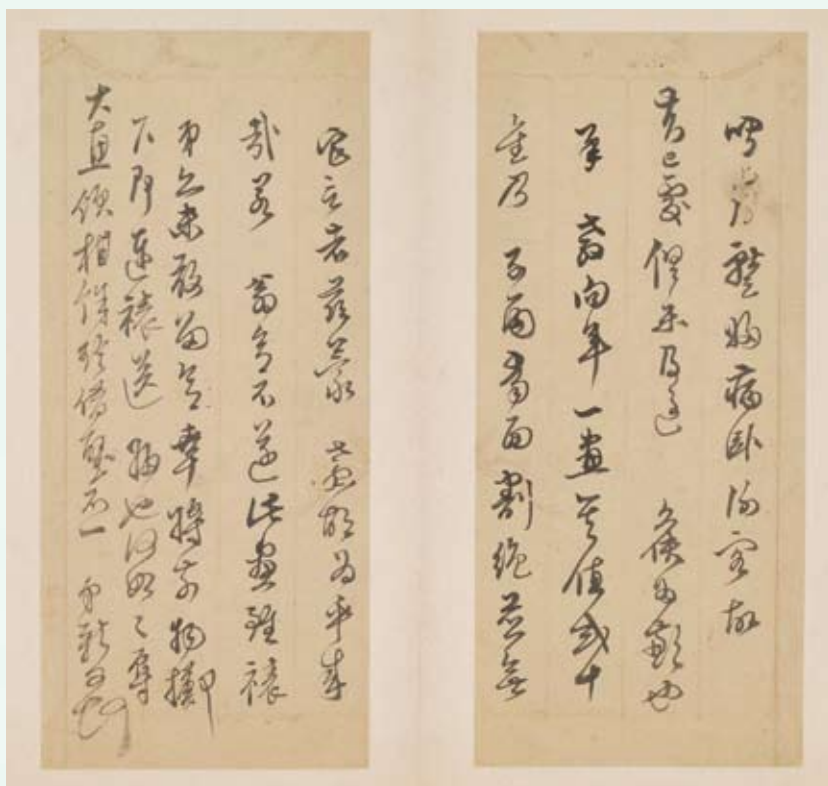
項德新表示，往年曾用二十金買了一幅畫，當場銀貨兩訖。但收到來信，似乎賣方不願意放棄該畫。若對方不願意割讓，請退還價金，雖然已經將畫裱好，仍可送回。所送的禮物，除了留下水果之外，其餘皆奉還。

三、篆刻

1. 明清篆刻流派祖師文彭（1498-1573）寫給上池的信，紀錄了珍貴的篆刻與文人生活史料。

「玉印篆去。若欲盡善，須央王少微，或牙或石，照此篆法刻二方去，方為停當。不然，終無益也。外，銀一錢為買蜜之用，藥須上緊發來，至感。但得成劑，當自丸也。至祝、至祝。彭再拜。上池老弟足下。」

信中提到王少微，江蘇蘇州人，字幼朗，其父王元微也善製印，曾幫周天球刻



· 頂德新尺牘（圖片提供／何創時書法藝術文教基金會）。

印，董其昌更在《畫禪室隨筆》中將王少微與文彭相提並論。此信在篆刻史上有二重意義。其一，當時印材乃牙、石並用，且一印稿或有刻多方印的情形；其二，所見文彭史料中，只知文氏所篆牙印為李文甫鐫刻，此信札可作為補充材料。信文內容提及二事，一是文彭建議由王少微依照其印稿，分刻牙印與石印各一方；二是希望上池能儘快將藥送來，由文彭自行製成藥丸。

所見朱朗書蹟，亦有寫給「大國醫上池先生世講」之信札，輯入《明清書畫家尺牘》（上冊）。朱朗指示他，「王洪老屢遣人促畫，兩日撥忙完之，望指引小价送去，足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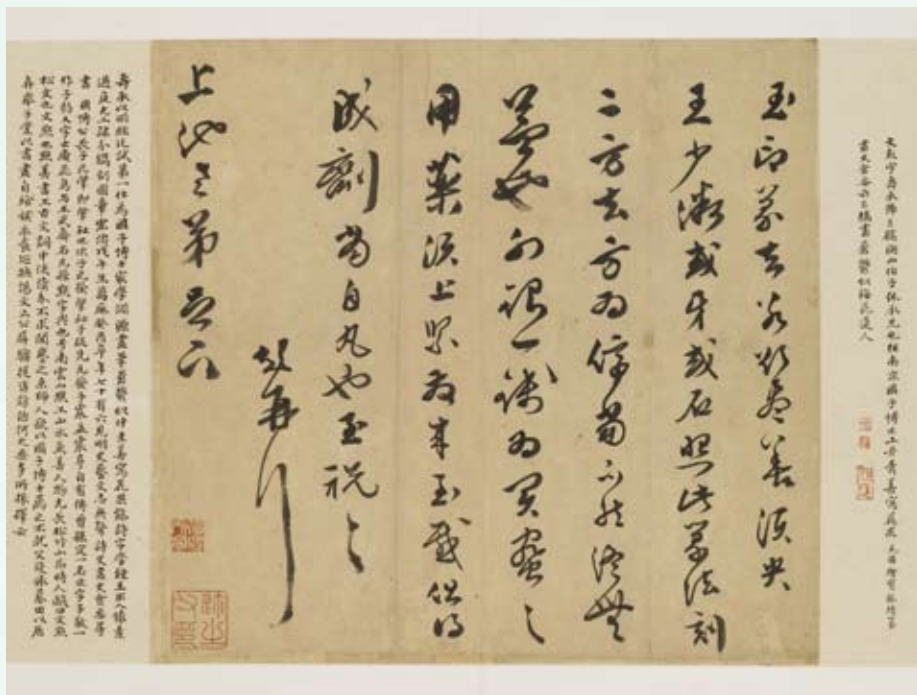
自往送交尤妙。」可知上池是文彭與朱朗的晚輩，以行醫為業，兼事書畫交易。此外，古時常以「上池」二字喻醫術高明，典故出於長桑君出禁方予扁鵲，告知「飲是以上池之水，三十日當知物矣」。扁鵲服此良方，醫術因之大進。

2. 畫家藍瑛（1585-1666）寫給越翁的信，內容關於「承命其印章」一事。

「時下隆寒，惟太翁履端萬是祝。日來天氣晴暖，杖履有興入城，盤桓一二日否。且寒月頗潔，池亭更相宜也。彼友濮維公，承命其印章，□附□□，外扇一柄，并歸記室，餘再

候，不盡，晚生瑛頓首。越翁太先生台教。」
「日欲敬脩八行，恭候太翁禎吉。因

日為筆研之絆，徒有贍私。伏知太翁近來履端康福，甚慰。偶遠友見遺蘋果□□，□奉新獻。幸宥褻慢，



· 文彭尺牘（圖片提供／何創時書法藝術文教基金會）。

荷 瑛又頓首。 垂教不盡耳。台命印章，值僕友在寓，隨奉諭刻之，請正。草復不恭，禱恕。晚生藍瑛頓首。越翁太老先生教。」

奉上友人致贈的蘋果。先前越翁交代藍瑛商請其藝友代為刻印，正好此友寓於家中。刻成之後，將刻好的印章隨信附上，希望越翁滿意。

由信文中「履端」及「時下隆寒」之詞，知寫於正月隆冬。第一通信札云，因近日天氣轉暖，藍瑛邀約越翁入城，共赴池亭賞月。後文說其藝友濮雉公將為越翁刻印。隨信附扇一柄，交給掌管文書的記室。

第二封信，藍瑛原想時常寫信問候越翁，然因贍養身家之累，需作不少應酬筆墨。聽聞越翁身體康福，心中安慰，隨信並

四、贈 與

1. 文學家顧起元（1565-1628）寫給畫家胡宗仁的信，感謝他惠贈畫作。

「弟薄德召愆，苦居久病，犬馬之生，感痛修省，倍切于心，何敢言。幸老丈雅注，惠以名筆，雖萬不敢當，而又不能辭也。勉爾拜承，懸之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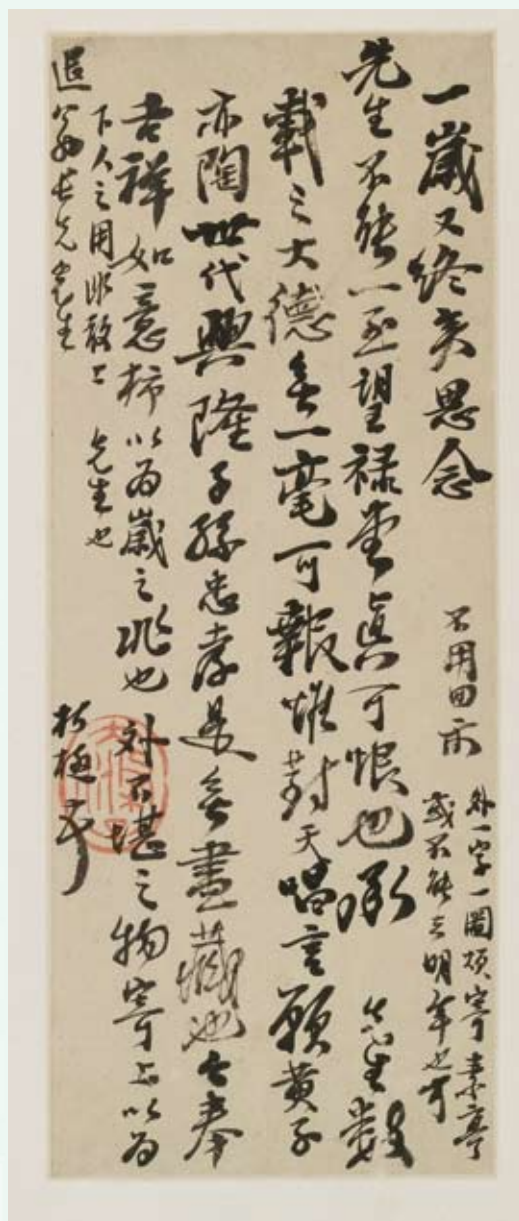
間，藉以少寬鬱抱耳。草勒附謝，不一。長白老丈侍史。弟元再稽顙。沖。」

「長白老丈」，為畫家胡宗仁，江蘇南京人，隱於冶城山下，字彭舉，號長白。顧起元避居久病，常懷感痛修省之心。信中感謝胡宗仁「惠以名筆」，「懸之壁間」。宗仁為著名畫家，所贈圖畫懸於壁間，以供臥遊，正可「藉以少寬鬱抱」。

2. 畫家石濤（1642-1707）寫給程道光的信，內容關於贈送書畫。

「一歲又終矣。思念先生，不能一至「望祿堂」，真可恨也。承先生數載之大德，無一毫可報。惟對天唱言，願黃子亦陶，世代興隆，子孫忠孝，是無盡藏也。今奉〈吉祥如意柿〉，以為歲之兆也。外，不堪之物寄上，以為下人之用，非敢上先生也。退翁長兄先生，朽極頓首。〔不用回示，外，一字一圖，煩寄素亭，或不能去，明年也可〕」

此信寫給「退翁」，為揚州鹽商程道光（1653-1706），安徽歙縣人，居揚州，字載錫，號退夫。早年家境貧寒，後業鹽，家境漸豐，在揚州有自強堂、其恕軒、慎獨室、敬久亭、自順樓、望祿堂等。石濤說，整年都未拜會程道光，說到「承先生數載之大德，無一毫可報」，知程道光長期接濟石濤。後文，石濤畫了一張〈吉祥如意柿〉為年節賀禮，此畫取「事事如意」之諧音，期望



· 石濤尺牘（圖片提供／何創時書法藝術文教基金會）。

程道光來年順遂。此外，石濤順便寄了一張字與一幅畫，希望程道光能轉交「素亭」先生。

小 結

論尺牘的功能性，馮夢禎（1548-1605）〈敘七子尺牘〉說道：「原夫尺牘之為道，敘情最真而致用甚博。本無師匠，瑩自心神；語不費飾，片辭可寶；意不涉泛，千言足述。」書信往返的內容是追尋文人交遊生活的絕佳史料，較之於經過篩選編輯的詩文集、方誌與筆記，尺牘所載內容顯得更加具體與真實。

對於尺牘作為文獻史料的運用，中央研究院石守謙院士於《明代名賢尺牘集》導論寫道：「相較於鑑定學而言，近年來藝術史界所常致力的社會脈絡化，可算是新興的研究課題，尺牘史料在此也有不小貢獻。過去的研究比較偏重在創作部分的理解，新的興

趣則擴展到藝術作品完成之後如何在社會網絡中使用、流通的相關問題，對藝術家的生計、觀眾層次等情況，都可提供別開生面的觀察。」明代尺牘內容森羅萬象，舉凡家書、國事、科考、雅集、書畫、送禮、婚喪、請託、宗教、買賣……，凡生活中所涉諸事，皆可見於尺牘。

明代尺牘作為原手史料的價值與功能，已被史家學者所注意，但由於尺牘真跡傳世不多，且分散各藏家與圖書館、博物館，出版時常僅以圖版形式印行，釋文與解題文字缺乏，且印數稀少，流傳不廣，因此尚不能普及於學界。《明代名賢尺牘集》的出版，盼能為明史學界提供新的史料文獻，並為往後的研究樹立新的方法，增廣學術視角。

